

艺术观察

# 我省漆画创作的一次检阅

□ 本报记者 钟兴旺 文/图

“扬帆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——江西漆画迎春学术邀请展”日前在省文联一楼展厅举行，共展出由省市美协提名邀请的近100件漆画作品。本次漆画展，是省美协自去年底各专业委员会换届以来，由省美协漆画艺委会承办的首次漆画作品展，展出的作品整体水平较高，也可看作是对当前我省漆画创作队伍的一次检阅。

漆画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，最早出现的时期可追溯到商周，考古发现的漆壁画、汉代海昏侯墓孔子屏风画像等，均为古老漆画的经典之作。进入20世纪上半叶，我国现代漆画在本土萌发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终于在1984年的“第六届全国美展”成为一门独立画种。2001年，中国美协成立漆画艺委会，漆画艺术得以快速发展。

我省的漆画创作，近年来在全国美术界声名鹊起，在历届全国美展中均有不少作品参展或获奖。这次作品展的作者中，就有不少为国展高手。

如今的漆画艺术，正呈现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的发展势头。在技法

上，除了以天然大漆为主要材料外，蛋壳、贝壳、石片以及金银箔、金银粉等各种材料综合运用的技法越来越纯熟，表现手法越来越多样，甚至借鉴其他相近美术门类的技法，与综合材料绘画有跨界的趋势；在作品题材上，通过独特视角，运用符合当代人审美的新图式，反映人民群众火热的的生活，弘扬主旋律，讴歌新时代。在本次展览的作品中，这些方面都得到较好的体现。

秦鹏的《昌九高速》（图①），以俯瞰视角，以纯度高的蓝色为基调描绘高速路枢纽，磅礴大气，富有视觉冲击力。支林的《雁过留声》（图②），同样以高纯度洁净的蓝色为天空背景，与画面主体——如蛛网般的树枝，一简一繁，形成鲜明对比，杂乱的树枝也显得和谐。简净与繁密形成鲜明对比的，还有熊建新的《织网》（图③）和王燕、丁国强的《红土地》（图④）。此外，王喜梅的《醉花阴》，也给人印象深刻。画面主体洁白的丹顶鹤，肌理丰富，制作细腻，纷纷飘落的花瓣点缀其中，使画面动感十足，富有意境。



图②：《雁过留声》支林作



图③：《织网》熊建新作



图④：《红土地》王燕、丁国强作



图①：《昌九高速》秦鹏作

收藏一线  
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

## 文物有虎 虎年有福

□ 黑王辉



图①：青铜虎尊（西周）



图③：吉州窑虎斑釉盏（宋）



图④：登封窑珍珠地虎纹瓶（宋）



图②：虎符（东周）

2022年是壬寅虎年。虎是四灵之一，又是十二生肖动物之一。自古以来，中华民族有着丰富多彩的虎文化，馆藏的许多与虎有关的文物便是见证。

有一种青铜器叫虎尊。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铜虎尊（图①），呈虎造型，通高63.5厘米。虎首微微昂起，露出两排利牙，眼瞪前方，鼻子翘起。该虎尊为西周时所制，周身呈现青绿色，有红色锈斑，像范铸造。在两千多年前的西周，便有如此高超的青铜制作工艺，令人感叹。商周青铜器上常见凶猛动物的形象，有可能是主人为了显示敬神祭祖的虔诚和作为天子贵族的威仪。

有一种兵符叫虎符。在古代，“符”作为一种信物，一分两半，双方各执一半，两半相合，就能履行某种约定，这也是“符合”一词的由来。虎符是一种兵符，是调兵遣将的信物，由君王和将领各执一半。需要调兵时，君王便派使者手拿一半虎

符去和将领核对。在陕西历史博物馆，收藏有一件东周时期秦国的虎符（图②），它呈行走的虎造型，头部昂起，腰部微塌，尾巴下垂，长9.5厘米，高4.4厘米。该虎符只有左半边。根据虎符上铭文断定，此为某地长官持有，而另外右半边为秦国国君持有。

有一种釉色叫虎斑釉。虎斑釉是两宋时期常见的一种釉色，因色如虎斑而得名，多出自江西吉州窑。在安徽省铜陵市国盛民俗博物馆，便收藏有一件出自宋代吉州窑的虎斑纹盏（图③），敞口，至底部渐收，圈足，口径16.5厘米，高11.2厘米。

有一种纹饰叫虎纹。《易经》云：“云从龙，风从虎。”作为百兽之王，古人常用虎的形象驱魔辟邪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珍珠地虎纹瓶（图④），产自宋代登封窑，看上去像橄榄，圆敞口外撇，短颈，溜肩，腹部略鼓，圈足，口径7.3厘米。胎体灰褐色，施以白釉，瓶身绘制两虎相搏图。

艺术漫谈

## 如今还有“文人书法”？

□ 陈米欧

提出这个问题，前提首先是：文人会不会书法？偌大的中国，要说没有一个文人会书法，肯定站不住脚。但是，这个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。

晚清废除科举制，是书法技能要求的一次巨大“松绑”。1905年9月2日，经张之洞、袁世凯、赵尔巽、周馥、岑春宣、端方等督抚的联名奏陈，清王朝终于下定决心废除科举制度。于是，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，9月2日这一天也被称为“科举制度废除日”。自1906年开始，所有的科举考试被叫停。科举考试被废除之后，强制写一手“馆阁体”的要求，随即不复存在，把字写到匀称严谨、端庄秀丽这种专业级的世风越来越淡化。近代以来，一些文化名家如胡适、郁达夫、老舍、曹禺等，以书法角度来观察，他们似乎未经刻苦训练，书写基本属于自由发挥；茅盾、陈寅恪、沈从文、钱钟书稍微好一些，但是，跟前辈们如曾国藩、张之洞、陆润庠、杨守敬，甚至是沈曾植、李瑞清、马一浮、王蕴章等人相比，那还是差距较大。可见，科举制度“松绑”书法技能要求之后，书法水准呈现了整体性下降趋势。

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这种下降的趋势也是显然的。这一时期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，国家一直处于反帝反封建斗争之中。动荡的社会环境下，书法实践活动显然整体上也受到大大制约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、第一任书协主席舒同，当时因为缺乏习练条件，在马背上用手对临书法作品，被毛主席无意间看到，称他为“马背上的书法家”。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，书法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喜爱书法的人，买到的多半就是“颜、柳、欧、赵”们的法帖经过修饰后印行的字帖。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后，书法爱好者慢慢多了起来。按期举办国展，让更多的书法爱好者找到了一个展示、比拼的舞台，进而带动更多人学习、研究书法。但即使是这样，这一时期，大多数知识分子，对毛笔书法缺乏审美教育和基础训练，就更谈不上书写水平如何了得了。书法因为存在着普遍性教育不足的现状，所以当下有了“书法进校园”的呼声和相应规定，这是很有必要的。

回到最初的问题，现在还有“文人书法”吗？其实已有答案，那就是：现在谈“文人书法”缺乏广泛性基础，即使有，基数也不大，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，因此，不宜奢谈什么“文人书法”。那么，为什么“文人书法”这个名词如今出现的频率高起来了？原因是有“虚荣心”方面的需求。极少部分官员、所谓的文人乃至高校某些教授学者等，他们尽管严重缺乏书法基础训练，但他们一旦兴来捻管濡墨后，便急需一个专业标签来自我拉抬身价。如此这般，“文人书法”这个标签就被迅速“征用”了。不要轻易小看这群“文人”的能量。有时，经过他们的“调度”，约请专家学者一阵鼓吹，甚至高校教授还写出专著来进行“曲线”论证，还是挺能唬人的，很容易混淆视听。所以，面对此等现象，书法界人士尤其要清醒，慎用“文人书法”这一概念。

作品集粹



国画《和气得真》（作品选自《西江楚风——从传统到当代水墨的探索》，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）周 剑绘

